

■金 丽/著

# 神圣疯子

——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系列论文之七

文  
学  
研  
究

神  
圣  
疯  
子  
/  
金  
丽

[摘 要] 如果说,由于人对命运的抗拒、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智者与庸众的斗争、理性与张狂的分离,世上一些人注定要被称之为疯子,那么,神圣疯子却是具有《圣经》传统的西方世界在圣与俗的对立中产生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和文学样态。《圣经》的先知以及与其有着一脉相承血缘关系的著名疯子堂吉诃德、白痴都属于神圣疯子。

[关键词] 神圣疯子;《圣经》;先知;堂吉诃德;白痴

[中图分类号] I106.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2)06-0132

-05

## Holy Madmen

JIN Li

(Chinese College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Holy madmen come from the tension between holiness and secularity in western Christian world. Holy madmen are characteristically showed by those who experience God's overwhelming presence, radiate righteousness, sincerity, compassion, and humility, yet have to put up with ridiculedness, persecution, suffering, and even death. The prophets and even Jesus of the Bible are the first manifestation of Holy madmen; later literary figures such as Don Quixote and Mishkin have the same spiritual root in the biblical tradition.

**Key Words:** Holy madmen, the Bible, prophets, Don Quixote, Mishkin

每

天太阳都要落下去的西方似乎也是盛产疯子的地方。在那块同样古老神秘灿烂辉煌的大地上,人们却注定了不听天由命、不随遇而安、不安分守己。所以他们的文学中有因男欢女爱的私情而引出百万雄师浴血疆场的特洛伊战争,有为搞清“我是谁”竟弑父娶母最后戳破自己双眼的不可思议的俄狄浦斯,有用破碎的爱情去破碎亲生儿女的疯魔的美狄亚,有骑瘦马提长矛冲杀风车扫荡人间罪恶的痴迷的堂吉诃德,有摆下杀父之仇不报反复拷问“生存还是毁灭”的装疯迷窍的哈姆莱特,有宁可不要百万家财不要幸福不要生命也要弄清思想却又被思想弄得自杀或发疯的基里

洛夫、伊波利特、伊万。就连最讲究启蒙和理性的 18 世纪,也还有“既无知又疯狂,既傲慢又懒惰”的拉摩的侄子……

观赏、议论疯子不能说不是一件趣事。它一方面确证了我们四平八稳幸好不是疯子的得意和自信,另一方面又满足了潜伏在正常人内心深处的千千万万疯狂无比的无意识冲动。因此不必奇怪,有这么多研究疯子的学问,比如生理学、病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鉴于本人的观察视野和解读立场,我选取一种特别的疯子作为讨论对象。借用苏格拉底的说法,这种疯子属于“神圣的疯子”。苏格拉底把“神圣的疯子”看成是“逃离世俗风尚束缚的灵魂,”又把他们分为

GXMYXB 132

四种：“预言式的、发端式的、诗风格的、性爱的”<sup>[1](P467)</sup>。苏格拉底集中讨论了最后一种，我将谈到的则是所谓“预言式的”疯子，他们被神圣之灵充满从而超凡脱俗、特立独行。这一类神圣疯子在《圣经》以先知身份出现，西方文学史上的新疯子比如堂吉珂德、白痴，与《圣经》的先知们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如果说，由于人与命运的抗拒、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智者与庸众的斗争、理性与张狂的分离，世上一些人注定要被称之为疯子，那么，神圣疯子却是具有《圣经》传统的西方世界在圣与俗的对立中产生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和文学样态。

1 与“敬鬼神而远之”的现实聪明相比，《圣经》里的一批人显得尤其疯痴，他们偏要跟鬼神打交道。他们是一批“先知人物”，号称受上帝之命而来，作为神与人的中介，宣布上帝的意志、预测未来。“上帝的言语一直在那里持续地述说，有的人注意听就能听到。这些能够听到（而不是能够说）上帝言语的人，就是先知。”<sup>[2](P67)</sup>《圣经》里有很多先知，有受过专门培养的摩西，有没受过正规教育的以利亚，有以赛亚那样的宫廷成员，更多的属于经济上一穷二白政治上一名不沾的社会下层，比如犀利尖刻的阿摩司、内省孤独的耶利米。后来又有在旷野呼喊的施洗约翰、道成肉身的耶稣。

先知相信，他们生命的意义在于成为上帝的喉舌，这是他们命中注定的一件圣事。“我还没有出生，上帝就呼召我；我还没有离开母腹，他就给我起了名字。”<sup>[2](P610)</sup>先知压根就不打算像一般人那样小心翼翼持守世俗的现实和聪明，他们的使命乃是以非常的敏感和警醒去倾听和响应另一个世界的召唤。“我听见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吧。’”<sup>[3](P610)</sup>

既然认定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又相信上帝才是最高公义和真理，先知拒不承认王者至尊君权至上，更不可能对其“诚惶诚恐”。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的一个疯狂举动就是严密监督世上君王的所作所为，凡见不义恶行，立即站出来，以上帝之名予以抵制和反抗。以色列最著名的历史英雄大卫建国称王后，因夺妻害夫而招致先知拿单严厉的斥责，“你借亚扪人的刀杀了赫人乌利亚，夺了他的妻子，据为己有。所以，从今以后，杀戮流血的事要永不离开你的家。看哪，我要在你家中兴起灾祸攻击你，我要你亲眼看着你的妻妾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人行淫！我要在以色列人面前公开你在暗地里所做的恶事。”<sup>[3](P390)</sup>在先知面前，不可一世的大卫竟吓得“不吃不喝，整夜躺在地上苦苦祈求”，认罪说：“我这样实在得罪了上帝”。

由于信奉的最高权威是上帝，先知们从来不把政治军事的统治者看作良知和公义的代表，也不把希望寄托在任何明君贤相身上。以赛亚就多次公然抨击当权者的昏庸：“人民的领袖都是瞎眼无知的，他们是不能吠叫的哑狗，他们只知贪睡，躺下来便做梦。”<sup>[3](P647)</sup>“那些不义的审判官和记录不公正判词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们枉屈正直，使贫苦大众无处伸冤，他们甚至抢夺孤儿寡妇的财物。”<sup>[3](P612)</sup>

先知直接领受上帝旨意，从神性的正义汲取存在的勇气，

他们不仅摆脱了对世俗君王的依附性，而且敢于与天下人民为敌：“看哪！上帝把大地荒废毁坏，又把万民驱散。那时，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一样，普通人和祭司，仆人和主人，婢女和主母，购买和售卖的，放贷和借贷的，收益和纳利的，所有的人都难逃厄运。纵观大地，满眼尽是苍凉萧索，这些话都是上帝所说的。”<sup>[3](P621)</sup>先知与庸众对立，完全不同于自我中心惟我独尊者有意识地在自己与芸芸众生之间拉开距离。他们之不能苟同于人民大众，并不是为了满足自我的独特感和卓异感，而是为了固守上帝的至高无上和绝对中心。在他们看来，人民大众见利忘义，急功近利，为了眼下的面包而背离上帝的真理，他们的苦难是自身的罪孽所致。“上帝因着世人的罪恶，就降祸在地上，使大地衰脊凋零，世上居高位者都悄然没落，这都是因为人的罪恶把世界污染了。”<sup>[3](P621)</sup>

尽管先知在世间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是人民的救星和灵魂，但并没有得到群众的拥戴和颂扬，恰恰相反，他们总是被视为人民公敌，陷入大家的责难和攻击之中：“人们讥笑先知说：‘什么？以赛亚竟然自命不凡，要来教训我们吗？他把我们当作什么？是乳臭未干的婴孩吗？他的教训就像孩子写的字一样，一笔一划，罗罗苏苏的！’”<sup>[3](P624)</sup>耶利米更是一个备受折磨的先知，他常常被当众嘲笑，挨打，被监禁，甚至遭受杀身之祸。“我却成了他们终日嘲笑的话柄，人人都在挖苦我。……上帝的话成了我终日遭受他人侮辱和讥笑的原因。”<sup>[3](P674)</sup>“我听见很多人囁囁细语地说‘惊恐四起了，抨击他吧！让我们抨击他吧！’甚至我的挚友也在期待我的败落。”<sup>[3](P675)</sup>值得注意的是，被人藐视、欺压、迫害的先知们既不去哀叹“生不逢时”，也没有以清高君子自居去指责小人当道。他们倒是把人们所犯之罪看成是自己的罪，把自己和人民一起举呈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宽恕：“我们应当检讨自己的行为，重新归向主！让我们举起双手、献上赤诚的心，向天上的上帝祷告。主啊！我们犯罪叛逆你。”<sup>[3](P713)</sup>

先知们清醒地看到了当权者的邪恶、社会的混乱、民众的愚昧，也看到了自己在黑暗势力面前的寡不敌众，但他们没有停留于“哀以怨”的情感宣泄，也不愿意“换尽旧心肠”，“消尽是非心”。他们执著最高理想，不接受残破的人生。即使在极度绝望之时，仍然对上帝的拯救抱着虔诚的希望，痴人说梦一般地向世人描绘一个“新天新地”的美好未来：“那时，豺狼和小绵羊一起生活，豹子与小山羊同卧一起，牛犊肥畜和狮子同群，小孩子也可以牵引它们。……刚断奶的婴孩探手进蛇窟中，都没有半点损伤，因为在我的圣山之上，不会有损伤和残杀的事情；上帝的智慧要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充满天下。”<sup>[3](P614)</sup>

正是在先知们对神圣理想的呼唤和盼望之际，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非常之辈出世了，这个降生在马棚里的耶稣声称自己直接受上帝差遣，是领世人进入新天新地的道路和光。他破天荒地宣告，人类理想的实现并不靠政治经济军事甚至宗教，走进新天新地的惟一途径是爱，而且只有爱。耶稣身体力行地向世人昭示这种爱，他一再强调这种爱超越了血缘——“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凡遵行上帝旨意

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马太福音》12:48~50)。这种爱超越了常情——“你们听过‘爱邻舍,恨仇敌’的话。我却要告诉你们,要爱仇敌,甚至为逼害你们的人祷告,这样你们才是上帝的儿女”(《马太福音》5:43~45)。这种爱超越了世俗——“世界的人最关心的是衣食问题,但你们的上帝对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东西是知道的,那么又何必烦恼呢?你们首先要关心的,是上帝的国和他的公义”(《马太福音》6:32~33)。这种爱超越了物质——“就算你们赚到了全世界,却失掉了自己的灵魂,那又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拿什么来赎回这宝贵的生命呢?”(《马太福音》16:26)耶稣传播的“爱的福音”超凡绝俗难以置信,免不了要被安上最大疯子的罪名。

然而,恰恰是这“十字架上的疯癫”昭示出永恒真理的光辉。“肉身显灵的上帝的疯癫只不过是尘世间非理性的人所不能辨认的一种智慧。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这个世界的耻辱,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他是愚昧和疯癫的体现。但是,这个世界后来被基督教征服了,上帝的意旨通过这种历史的曲折和人们的疯癫显现出来。现在完全可以说:基督已成为我们智慧的顶峰。”<sup>[4](P71)</sup>

2 年近五旬的堂吉诃德,身子骨还相当结实,属于凭自己的家产不必参加劳动而能过舒适生活的乡绅,可是,他一夜之间从常规生存状态惊醒过来,奇迹般地失去了现实感觉,变成了一个精神的人。“他头脑中忽然浮现了一个连全世界的疯子也从来没有过的奇怪的念头:他要去做出游侠骑士,全身披挂,手持武器,骑着骏马,周游世界,行侠冒险。”<sup>[5](P13)</sup>他找出曾祖遗留下来有一个多世纪的锈迹斑斑的铠甲,用马粪纸胡乱拼凑了一个面甲头盔,骑上瘦马,一手提盾牌,一手举长矛,开始了三次惊世骇俗的出门远征。

堂吉诃德第一次出门是匆匆忙忙只身一人,“他觉得这个世界迫切需要他去扫除暴行,伸张正义,纠正过失,伸雪冤屈,制止他人胡作非为。如果他去得迟了,就对不起世人。”<sup>[5](P15)</sup>他一路疯疯颠颠为天下打抱不平的结果是自己差一点儿被人打成肉饼,横躺在驴背上让人给送回家。家人劝道,“平平和和地待在家里不是很好吗?家里有白面包吃,干吗还要走遍天下,去找更好的面包吃呢?”他却说,“世界上最迫切需要的是游侠骑士,而这项事业的复兴,全仗他一一人了。”<sup>[5](P42)</sup>第二次出门,堂吉诃德动员一个叫桑丘的农夫作“不太称职的游侠侍从”。这一回远征,游侠骑士照样被打倒,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连手脚也不能动一动,被关在木笼里用牛车载了回来。村里人跑来看望他的病,堂吉诃德再度表示“我一定要当游侠骑士,至死不渝。”三天以后,堂吉诃德和桑丘把出门必备的东西准备齐全,又离家远去了。这一次,堂吉诃德经历了他的游侠骑士生涯中“最悲惨的遭遇”。他败倒在一位假扮骑士的朋友手中,根据事先讲好的条件,他必须返回家乡,一年内不准离村。堂吉诃德只好遵守骑士道规矩,回到家里。本打算在这一年里当个牧人,在山间田野过悠闲日子,可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一生就这样完了。”他一进屋就重病不起,很快去世了。堂吉诃德一落入现实,其生命也像风中烟雾一样,消散得无影无踪。“诚然,堂吉诃德是死在一片

安谧之中。他临终时已回归理性和真理。这位骑士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疯癫,在他眼中,疯癫表现为愚蠢。但是,这种对自己愚蠢的突如其来的认识难道不是‘一种刚刚进入他脑际的新疯癫’吗?”<sup>[4](P27)</sup>

从字面上看,堂吉诃德是一个臆想狂患者,他浸淫于中世纪传奇文学不能自拔,异想天开地要尽游侠骑士的义务,拯救世人于苦难之中。人们都说他着魔了。堂吉诃德也说过,“着魔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也许时代不同,着魔的方式也不同了。”<sup>[5](P357)</sup>那么,堂吉诃德的着魔是怎么回事呢?他曾经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辩解:“天叫我生在这铁器的时代,是要我恢复那金子的时代。”“我只是费尽心机试图让世人明白,不恢复崇尚骑士道的太平盛世,是个大错误。那时有游侠骑士肩负保卫国家的重任,由他们来护卫弱女,拯救孤儿和幼童,惩罚凶徒,安抚良民,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就非常幸福。我们这个腐败堕落的时代就不能和那个时代相比了,眼下大多数骑士的身上已听不到铜盔铁甲的丁当声了,只能听到绸缎锦衣的沙沙声。现在也没有骑士全身披挂,冒着严寒酷暑,任凭狂风暴雨的吹打,露突荒野了。……目前这样的骑士一个也没有了。当今这个世道,懒惰战胜了勤劳,勤勤恳恳干活的人反不如游手好闲之徒,恶习胜过了美德,居功自傲的人反比勇敢的人吃得开,就连尚武的人也只重空谈,不愿实干了。”<sup>[5](P396)</sup>

看来,着魔的堂吉诃德与《圣经》“神圣疯子”没什么两样,都对现世人生的问题有先知式的洞察,都从芸芸众生中站了出来,都听到了神圣的召唤,都义不容辞地担起了天赋的使命。不同的只是,《圣经》的先知们从冥冥云端或燃烧的灌丛亲聆上帝的声音,堂吉诃德却在中世纪骑士故事的字里行间感受神性的激动。《圣经》基督教的上帝既超越又临在,无时无刻不关注于苦难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对人之所作所为及整个存在境况提出挑战,无时无刻不向世人深情敞开召唤人们投入到他那神圣的拥抱当中。诚如堂吉诃德所说,“一定是中了魔法,所以才看到了那些常人见不到的东西。”堂吉诃德同《圣经》的先知一样,都入魔般地在内心深处与神圣上帝发生了激情相交,都是体验着神秘智慧和灵性生命的神圣疯子。

只要愿意并能够以堂吉诃德“中了魔”的良知去审视人间世道,谁不惊叹堂吉诃德那独具慧眼的清醒和鞭劈人里的深刻和超凡脱俗的忠诚呢!然而,堂吉诃德周围的人以及历来“没有创造功能只有生育般复制功能的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语)一致认为,堂吉诃德平时好好的,惟独言及游侠骑士就变得神志不清口吐狂语。比如堂吉诃德的朋友就自作聪明如是说:“堂吉诃德先生,我有个问题想不通。您刚才说的这一大批骑士,难道个个都是这世界上有过的有血有肉的真人吗?我认为情况正好相反,那都是假的,是胡乱编出来的谎话,是那些刚从梦中醒来或半睡半醒的人说的梦话。”<sup>[5](P397)</sup>确实,平庸的众人只有盯住感官表象的鼠目寸光,他们把落后迂腐丑恶没有怜悯的世界看作是生活的必然、铁的事实,人除了承认和适应现实之外还能怎么样呢。更可悲的是,这些人长久生活在柏拉图所说的“洞穴囚室”里,他们已经习惯了把由感官呈现出来的可见世界当成自己的家,即使有人把他们

解放出来引到真理的光下,向他们指明从来未曾见过的真相,他们也将因为这光过于强烈地射入眼帘而心神昏乱,以为面前新鲜呈现的一切不过是魔法和欺骗。他们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的最大努力就是要避免像堂吉诃德那样“中魔”“发疯”,他们吃喝拉撒活着的最高乐趣就在于把洞穴囚室墙壁上的影像看作全部真实而心满意足自得其乐。

作为一个神圣疯子,堂吉诃德超越了既定的、理所当然的世界,正如地窖对客栈老板来说是真实的一样,游侠骑士的世界对堂吉诃德来说也是完全真实的。所谓把农家村女看成绝代美人,把客店看成城堡,娼妓是贵妇,羊群是军队,而那磨房的风车,也被认为是三头六臂的巨人,必须催马提矛冲上去拼死相搏……这一切无非是表明,堂吉诃德眼中的现实不同于常人的现实。与没有中过魔的人相比,堂吉诃德确实具有举世罕见的疯狂。“知道堂吉诃德得了疯病的人,觉得这一切是绝妙的笑料;那些不了解堂吉诃德为人的人却觉得荒谬绝伦。”<sup>[5](P333)</sup>然而,也毕竟有人从堂吉诃德身上看到了既不可笑也非荒谬的“人性的圣经”。诸多学者指出,“堂吉诃德完全可以被视为基督式的英雄,以自己古怪方式匡扶正义。……尽管他行为荒谬,却是全书惟一一个真正高尚的人物。”<sup>[6](P184)</sup>诚如福柯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堂吉诃德一生疯癫,并因疯癫而流芳百世。”<sup>[4](P27)</sup>

**3** 如果说古代先知们以预言的方式表现了不同寻常的神秘,近代的堂吉诃德在骑士行侠的行动中让人感到超英雄的疯狂,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现代白痴只是一个既没有言说本领也毫无行动力量的潜在精神病人。按照汤普逊的理解,该形象具有俄国文化中的“愚痴”“圣愚”传统<sup>[10](P225-228)</sup>。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明确说过,他写白痴是要“描绘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在世界上只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基督,因此这位无可比拟、无限美好的人物的出现当然也是永恒的奇迹。”<sup>[7](P191-192)</sup>

白痴是一个“先天有病,压根儿就没碰过女人”的性无能者;一个“两颊塌陷”、“神态怪异”的“癫痫患者”;一个“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明白,“对于一切,他都是局外人,都是不足月的早产儿”;一个“在智力发展程度、心灵和性格上”“完完全全是孩子”的27岁的小伙子;一个“出身名门,又是公爵”,突然得到大笔遗产却不知钱是何物的“蠢货”;一个宁愿无限同情别人信任别人,对别人加诸于己的侮辱却要一味忍让和逆来顺受的“傻瓜”;一个不谙人情世故却相信“这个是非世界今后就会落到他头上,由他承担全部责任”的堂吉诃德式的“可怜的骑士”;一个置身于人间的残酷、疯狂、自大、卑俗、污浊,没有怜悯却天真地要“通过孩子温柔多情的小小心灵”来“匡救世人”的白痴。这样的白痴形象,只能理解为其心智无法在一个缺乏神意的世界中栖居,痴拙反倒保护他不受沉浊世态的浸渍,而能潜心一种令人感动的纯洁本性。

白痴在瑞士阿尔卑斯山里养病其间,曾像耶稣救出被众人捉拿欲用石头打死的淫妇一样,靠启动孩子的爱心把一个不幸堕落的女子从世人的唾弃迫害中拯救了出来。他相信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他到什么地方去,“现在我正向人们走去,我

也许一无所知,但是新生活终于到来了。我决定坦诚而坚定不移地完成自己的事业。”<sup>[8](P70)</sup>白痴走出了阿尔卑斯山,走进19世纪俄国的“所多玛城”。他刚刚踏上俄国土地就发现了“自己的事业”——把另一个女子从众人的乱石中拯救出来。她是“神奇的、魔鬼般的美貌”的纳斯塔西娅,16岁就成了老将军的玩物,被玩腻后连同一笔钱转给小秘书。没料到暴发户罗戈任半途杀出,要以更高的价得到纳斯塔西娅。当这些男人从纳斯塔西娅那里激起了美色、金钱的欲望,白痴却感到“在这女人的脸上永远有一种使他感到痛苦的东西。”他提出要娶她为妻。男人包围中的纳斯塔西娅,一眼看穿老将军的荒淫无耻、小秘书的利欲熏心、暴发户的疯狂情欲。她爱上“出污泥而不染”的白痴,向他喊出:“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真正的人。”不过,她认为不能嫁给白痴,怕玷污了他,葬送他的整个前程。

行为乖常、歇斯底里的纳斯塔西娅向整个社会折腾着她那无边的骄傲、轻蔑和报复,罗戈任又着魔于她的“女王气派”,无所不用其极地疯狂追逐之。可在白痴眼里,这个堕落的发疯的女人,不过是“钉着脚镣,戴着手铐,关在铁栅栏里,在看守的棍棒下悲惨度日。”“对于这女人的同情,甚至为这女人而感到痛苦,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心。”<sup>[8](P339)</sup>白痴通过心灵感知着世人视而不见的一切。他从罗戈任的疯狂追逐中闻到了杀气,从纳斯塔西娅歇斯底里的折腾中见出了死欲。他密切注视罗戈任的形迹,力图代替纳斯塔西娅死在罗戈任的刀下。他到处寻找从他身边逃走的纳斯塔西娅,用他“连黄金时代也闻所未闻的忠厚老实和纯洁无瑕”帮助纳斯塔西娅战胜死亡。他对纳斯塔西娅的爱、对罗戈任的关注,“包含着一种好像对一个有病的可怜的孩子的关心和体贴。”<sup>[8](P572)</sup>

然而,跟他的前辈一样,白痴也逃不出受尽嘲笑一败涂地的命运。他对纳斯塔西娅的天使般的爱的拯救反而让她无地自容,更加自惭形秽以至自寻毁灭。他非但没能阻止罗戈任杀人,反而被看作情敌而强化了罗戈任的杀气。他爱上高贵纯洁的阿格拉娅,却不仅不能给她幸福反而还使她公然遭受羞辱。他把重病垂危的伊波利特留在家里照料,听到的竟是这样的回答:“世界上最恨的是您,您这个口蜜腹剑的伪君子、白痴、假仁假义的百万富翁!……如果我还活着,我非杀死您不可!”<sup>[8](P289)</sup>这位以爱人为己任的白痴遭到了世人的几乎是致命的宣判:“您既从来没有爱过这个女人,也从来没有爱过那个女人!”<sup>[8](P566)</sup>实际上,白痴也常常怀疑自己:“一切都有自己的路,一切都知道自己的路,唱着歌去,又唱着歌来;只有他一个人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明白,既不明白人,也不明白声音,对于一切,他都是局外人,都是不足月的早产儿。”<sup>[8](P409)</sup>

遭到不尽的误解、责难、攻击和失败,深感软弱无力和无边苦恼,白痴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信念。就连利欲熏心的加尼亚也知道“您能看到别人永远看不到的东西。”<sup>[8](P114)</sup>赫尔曼·海塞曾评价:“白痴以不同于他人的方式思维着。……这个温文尔雅的白痴否认他人的全部生活、全部思想、全部感觉、全部世界与现实。在他看来,现实全然不同于他们的现

实。他们的现实对于他则完全是虚幻的。在这方面，他是他们的敌人，因为他看到的和要求的是一崭新的现实。”<sup>[10](P46)</sup>正是这不同于他人的思维方式使白痴从无神论者高谈阔论却不得要领的一席谈话，从一个凶犯作恶前还画十字的罪孽感，从母亲看见婴儿第一次微笑而无比欣喜的神情中看出：“这里有别的东西，永远会有别的东西。”<sup>[8](P214)</sup>

这别的、别人永远看不到的东西就是早已被古代圣哲发现并通过《圣经》揭示出来的精神世界，对于白痴，也就是从基督启示出来的上帝之爱。白痴的生存法则是活出上帝之爱，使没有爱而在情欲河里随波逐流的人感受到上帝，上帝也通过白痴的爱的使者成为一种生动的真实进入世界。尽管五官无法感知，尽管遭到无神论的种种抵牾，“别的东西”在白痴被灵魂之光照亮的心中是真实的，与母亲看见自己婴儿初次的微笑一样具有实在性。白痴曾多次体验过这个更深刻、更完全、更精神的存在：“他的智慧和心灵会倏忽间被一种非凡的光照亮；一切激动、一切疑虑和一切不安，仿佛会霎时间归于太和，化成一种高度的宁静，充满明朗而且谐和的欢欣与希望，充满理性与太极之光。”<sup>[8](P218)</sup>

当白痴最后找到纳斯塔西娅和罗戈任，纳斯塔西娅已成僵尸，罗戈任陷入杀人后自残自虐的昏厥之中。“公爵便向他伸出哆哆嗦嗦的手，轻轻地碰碰他的脑袋和头发，抚摩它们，抚摩他的面颊……一种全新的感觉，以无边的苦恼折磨着他的心。他把自己的脸紧贴着罗戈任的苍白的、一动不动的脸；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流到罗戈任的腮帮上。”<sup>[8](P592)</sup>这时的白痴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同在受苦，无辜地承受着人间的罪恶和上帝的愤怒。爱的力量是如此孱弱，爱的实现只能与苦难和牺牲联系在一起。这是爱在此地此世的必然遭遇，也是白痴不可避免的命运。白痴“智能器官已经完全损坏”，<sup>[8](P594)</sup>他奄奄垂死，不得不再度离开这个世界。然而，“这里有别的东西，永远会有别的东西。”白痴注定要因着这“别的东西”而奇迹般复活——这就是后来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出现的可爱的“小傻瓜”阿辽沙。

## 4

“伟大的病夫是为了人类及其进步，为了拓宽人类情感和知识的领域，简言之，是为了人类具有更加高尚的健康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者。”<sup>[9](P80)</sup>

源自《圣经》的神圣疯子是反常的人。他们否认世人习以为常的一切并向封闭在现实羁绊中的芸芸众生提出挑战。正是由于他们一反常规的挑战，我们才有可能超越自身束缚、超越物欲控制、超越固有的人生模式，去听到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开拓另一种生存方式。

源自《圣经》的神圣疯子是灵性的人。他们充满异常敏锐的精神感受性，足以突破人类生存界限预言到另一个崭新的世界，并要求人们参与那个神秘的境界。他们超凡的信心和神圣的承诺铸成了我们的希望，使我们勇于步入一个更加深邃永恒的存在。

源自《圣经》的神圣疯子是自由的人。他们摆脱俗世已然

的羁绊而返回到精神的伊甸园去采摘生命之果，酣畅享受心灵的青春和天真。他们告诫我们，人生还有比常识更高的东西，应开拓意义空间和精神范畴，否则就会淹没在习以为常的盲目性中，庸庸碌碌度过一生。

源自《圣经》的神圣疯子是上帝的人。他们对上帝的临在异常开放，在与神的直接交往中汲取生命资源，有常人无法涉及的精神性、纯粹性、圣洁性和真实性。他们以非凡的人格力量叫我们恐惧、羞愧、谦卑，以至于有可能革除凡人的劣根性，去响应生命的神圣使命。

源自《圣经》的神圣疯子是受难的人。尽管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看到了此世之上的真理，他们却从未离弃人间悲惨和不幸。相反，他们更加执著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正是在绝望和心碎的地方透射出纯真、柔和、救护的希望……

福柯在他研究疯癫史的著作中指出，疯并非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是号称代表主流文化和先进利益的霸权意识形态对某些极端体验和个人真实的圈出和禁忌。帕斯卡早就警告：人类必然会疯到这种地步，即不疯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神圣疯子作为基于《圣经》传统的西方世界在圣与俗的对立中产生的一种特定的文化样式和悲剧形式还有许多东西可待挖掘。为了不落到貌似正常其实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的地步，我们至少不要把他人说成疯子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不可陶醉于自己的平庸而忽略了异端的真理。

## [参 考 文 献]

- [1] (美) 莫蒂默·艾德勒. 西方思想宝库[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
- [2] 让·博泰罗. 上帝是谁[M].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9.
- [3] 当代圣经[M]. 国际圣经协会有限公司, 1985.
- [4] 福柯. 疯癫与文明: 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 [5] 塞万提斯. 堂吉珂德[M]. 北京: 译林出版社, 1995.
- [6] 罗依, 拉纳尔德.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 [7] 陀思妥耶夫斯基. 书信选[Z].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 [8] 陀思妥耶夫斯基. 白痴[M]. 北京: 译林出版社, 1994.
- [9] 赫尔曼·海塞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 [10] 汤普逊. 理解俄国: 俄国文化中的圣愚[M].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

收稿日期 2002-06-10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廖智宏]

[作者简介] 金丽(1957~), 女, 满族, 河北人, 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教师。广西南宁, 邮编: 530006。